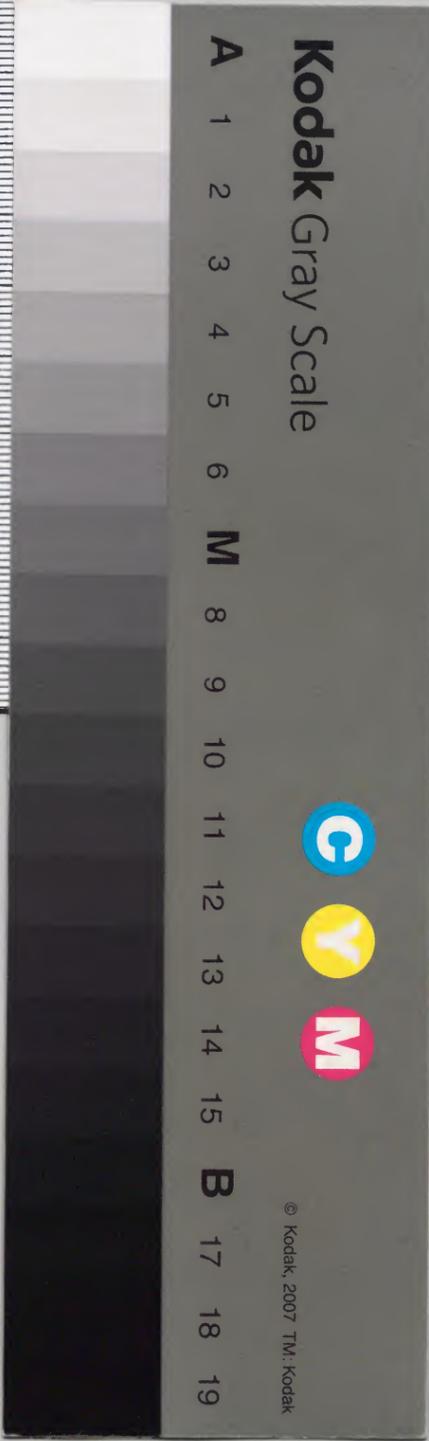


二十子全書 第五冊

列十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5)
函號	94 2



列子

謹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

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

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

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

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

字誤以盡津上聲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

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

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

列子

字錄

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
 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
 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
 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命楊子之篇
 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
 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
 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
 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
 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
 上

冲虛真經

按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虛真人其書改題曰冲
 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
 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
 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

目錄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列子冲虛真經序錄

終

新安俞允順督刊

列子冲虛真經卷之一

明 新安吳勉學校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
 跡_視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
 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
 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
 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_茂人吾側聞之試
 以告女_{音汝}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

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服下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去聲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劣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

列子 卷一
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皮上聲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苦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音獨樓攃牽蓬而指。顧謂弟

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
 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上聲若蠅。蛙為鶉。淳得水
 為鼈。計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蠓。梗之衣。生於陵
 屯。豚則為陵鳥。昔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
 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衢掇。丁括駒掇千
 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
 彌。斯彌為食醯。希下願輅。食醯願輅。生乎食醯
 黃軹。呪食醯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茂芮

蚋瞽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
 燐。各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鷓。燿之為鷓。毡鷓之
 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
 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榆。余
 之為猿。猿也。魚卵之為蟲。豈。談爰之獸。自孕而
 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倪純雌。其名大
 鬻。純雄。其名穉。稚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
 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
 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筍同。久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

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去聲壯也。老耄貌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去聲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

啓期行乎邨成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必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遂於故畦兮，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

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去聲不勤行去聲，長上聲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音洛？下同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

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宰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洛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敗未知老之佚。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窳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

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上聲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郁熊曰。運轉亡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讀作生下同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盡。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讀作生至老。貌色智能。亡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無通下同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去聲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厨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釋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扶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
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
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
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去聲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
之道。遂踰垣袁鑿作室。手目所及。亡無不探也。
未及時。以贓滅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
氏之謬茂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

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乎此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石
吾稼。築吾垣袁。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
無通非盜也。夫扶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無通。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
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

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二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二

新安吳勉學校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音幹黥音枚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音幹黥音枚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讀如宮寢。去直侍。

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
 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
 胥氏之國在弁音煙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
 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其國無帥長上聲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
 已不知樂洛生不知惡去聲死故無夭殤不知親
 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
 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
 火不熱斫卓撻塔無傷痛指撻的無瘡宵癢養

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礙與礙同其視
 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
 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
 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
 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
 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
 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平聲若
 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讀如退百姓號平聲之二百
 餘年不輟列姑射夜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

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

女。上聲不俚。威不愛。僊。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

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去聲而

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

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

物無疵。慈癘。賴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

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

子居。數月不省。心上聲舍。因閒。去聲請。斬。祈其術者。

十反而十不告。尹生對。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

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汝何

去來之頻。尹生曰。曩。曩上聲者章戴有請於子。子

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

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讀如將

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

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夫子一眄。面而已。五年之後。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

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去聲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
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上聲居先生之門曾未
浹節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
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讀去聲

乎尹生甚怍昨屏上聲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
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本作室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讀居魚讀吾語去聲女去聲
上聲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去聲也夫扶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扶得是而窮之者焉
煙得而正焉如彼將處上聲乎不深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扶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
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
其胸是故還忤物而不懼折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
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讀如謀下同人射引之盈
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的矢復沓達方矢復
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窺青天同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
汝怵出然有恂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
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
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
所偏肥匪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

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洛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局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綱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去聲畚本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杲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眦額之。既而狎侮欺詒。

臺上聲擲糖上聲搯艾平聲揆坦亡無通所不為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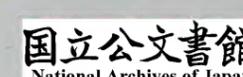
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談僊敗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蠻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肌骨無碼。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指河曲之淫隈。威曰。彼中有寶珠。泳運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訪下同疑。子華昉令平豫肉食衣去聲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

去聲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芒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同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無通迂忤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催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怵然震悸已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扶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

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央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鵲之類，無不柔馴。存者雌雄在前，孳茲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搏。噬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平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扶食去聲。虎者不敢以

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柴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平聲下同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



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旭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平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旭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福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平往而不暇以瓦搯叩平者巧以鉤搯者憚以黃金搯者惰昏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末三十里鼃鼃音原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讀如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平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無吾無道吾

始乎故。長上聲下同乎性。成乎命。與齋濟平聲俱入。與

汨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

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痾渠僂呂下同者承蜩。條條猶掇端入聲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壘纍下二而不墜。則失者錙茲銖殊。纍三而不

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

若櫟掘株朱。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人

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謳鳥者。每旦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讀為數而不止。其

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

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

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

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

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_仍燔_凡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_盡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恠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

物無得傷閔_艾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_誇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_{上聲}，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希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當作乎不詆。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平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

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下吾無得而相焉。去聲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宜旋之潘。盤下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欄水之潘。為淵。沃握水之潘。為淵。沆。軌水之潘。為淵。雍。上聲水之潘。為淵。汧。牽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
 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依移。不知
 其誰何。因以為茅讀為類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去聲
 其妻饜食嗣狶希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平聲乎驚。吾食於十漿
 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曰。夫內誠不解。形謀迭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
 輕乎貴老。而整賈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嗣羹
 之貨。無多餘之贏盈。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萬乘去聲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
 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屨佻滿矣。伯昏瞀人北面

而立敦頓杖蹙促之乎頤立有間去聲不言而出

賓讀作柄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先上聲而走

暨計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煙用之感

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

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丹西遊於秦

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

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

涓管漱瘦巾櫛即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

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去聲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

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灰睢而盱虛盱而

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

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育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

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
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
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希氏女
媧瓜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
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平聲也。黃帝與炎帝戰
於阪沅泉之野。帥熊羆音雄。狼豹。驅區虎為前
驅。雕州。鷩鷹英。鳶為旗幟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渠典樂。擊石拊府石。百獸率舞。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
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
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
假智於人也。牝丙牡畝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
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
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羣。上古之時。則與人
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

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
國人數朔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
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離
魅昧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
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
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趣公者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
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循於已

也先誑彊去聲之曰與若苧序朝三而暮四足乎
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苧朝四而暮三足
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名
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生上聲子爲周宣王養
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虎驕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平聲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水雞矣其德全矣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央去聲見宋康王。康王

蹠迭足聲輕上聲欬慨疾言曰。寡人之所說悅者

勇有力也。不說悅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

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七亦反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去聲大王獨無意邪。宋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對曰。夫刺之

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

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驩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

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上聲天下丈夫女子。莫不

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去聲之主也。

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

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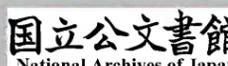
言曰辯矣容之以為期寡人也
聖也矣矣宋王濤以漁惠益賦而出宋王濤
精於其志願四對之由皆辨其辨矣其辨於此
政要舉軌而顯交師之今大王萬乘坤之至也
世而為焉以百而為身則天下丈夫女子莫不
以酒為樂也其意甚博曰其甚長且小立其意
世四國之土也大王無意得宋王曰世寡人
下也之樂也然其將受師之說其皆以公傳以
列子冲虛真經卷之二

列子冲虛真經卷之三

新安吳勉學校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礙同礙千變萬
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
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
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
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



御臙苦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者望惡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毛靡曼萬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二衣阿錫。曳齊紈完粉白黛代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讀如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上聲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區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

宮。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豚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雷上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玄入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忌而不凝。意迷精喪去聲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

列子 卷三 二

允允虛焉既寤悟所坐猶嚮向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廢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曩上聲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暫暫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俊之乘去聲右服讀作華而左綠耳右驂參赤驥而左白灤音義主車則造父為御

音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音合而右山子栢天音平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東上聲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夷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姚王和去聲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烏乎

呼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洛後世其追數

上聲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

年乃徂離世以為登假讀如焉老成子學幻宦

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

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丙左右而與之言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

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

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

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

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

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

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

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

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

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

曰得四曰喪去聲五曰哀六曰樂洛七曰生八曰

死此八者微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愕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塔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凡炳。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讀作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無通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

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昧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

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

趨

役者。侵晨昏而弗息。

有老役夫。筋

斤

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

中

呼而卽事。夜則昏憊

敗

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

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

恣意所欲。其樂

同洛下

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

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

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

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

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

上聲罵

杖撻塔無不至也。眠中唵吾南反嚙請呻呼徹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
 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
 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
 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
 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讀為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平聲其喜。俄
 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
 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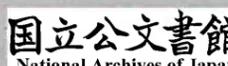
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
 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
 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
 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耶薪者之歸，不厭失
 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
 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
 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
 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
 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

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無通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荀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曾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

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抽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丙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平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洛下同。好惡。並去聲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_音朋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

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_九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滎汝之糧，不若_船上歸也。燕_平人生於燕，長_上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_{姜去聲}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



愀悄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讀為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雅然大笑曰：予昔給臺上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三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四

明新安吳勉學校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洛下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悄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列子 卷四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

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_節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

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列子 卷四
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扶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兼四子之有以易亦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上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

往閱悅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
 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
 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抗
 者與言。衍衍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
 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
 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
 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
 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
 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面而已。
 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
 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
 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九年之後。橫去聲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
 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初子列子好去聲下同游。壺丘子曰：禦女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洛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

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視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至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形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

列子 卷四
樂洛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
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
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
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
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

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
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
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
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
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
淄茲澠寅。鼻將窒質者。先覺焦朽。體將僵姜者。
先亟器奔佚逸。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
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
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息。鄧析顧其徒。

而笑曰為去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去聲養上聲之義乎受人養去聲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上聲幼羣聚而為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去聲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

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上聲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終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已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

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
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
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
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
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
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

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
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
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不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去聲恠而
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異之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
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臺上聲孔穿言善射者能
令後鏃族去聲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祝前
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

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_平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_平之弓，綦_{奇去聲}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_匡不睫_節。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_平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_音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_{姜去聲}。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

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_平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_扶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_平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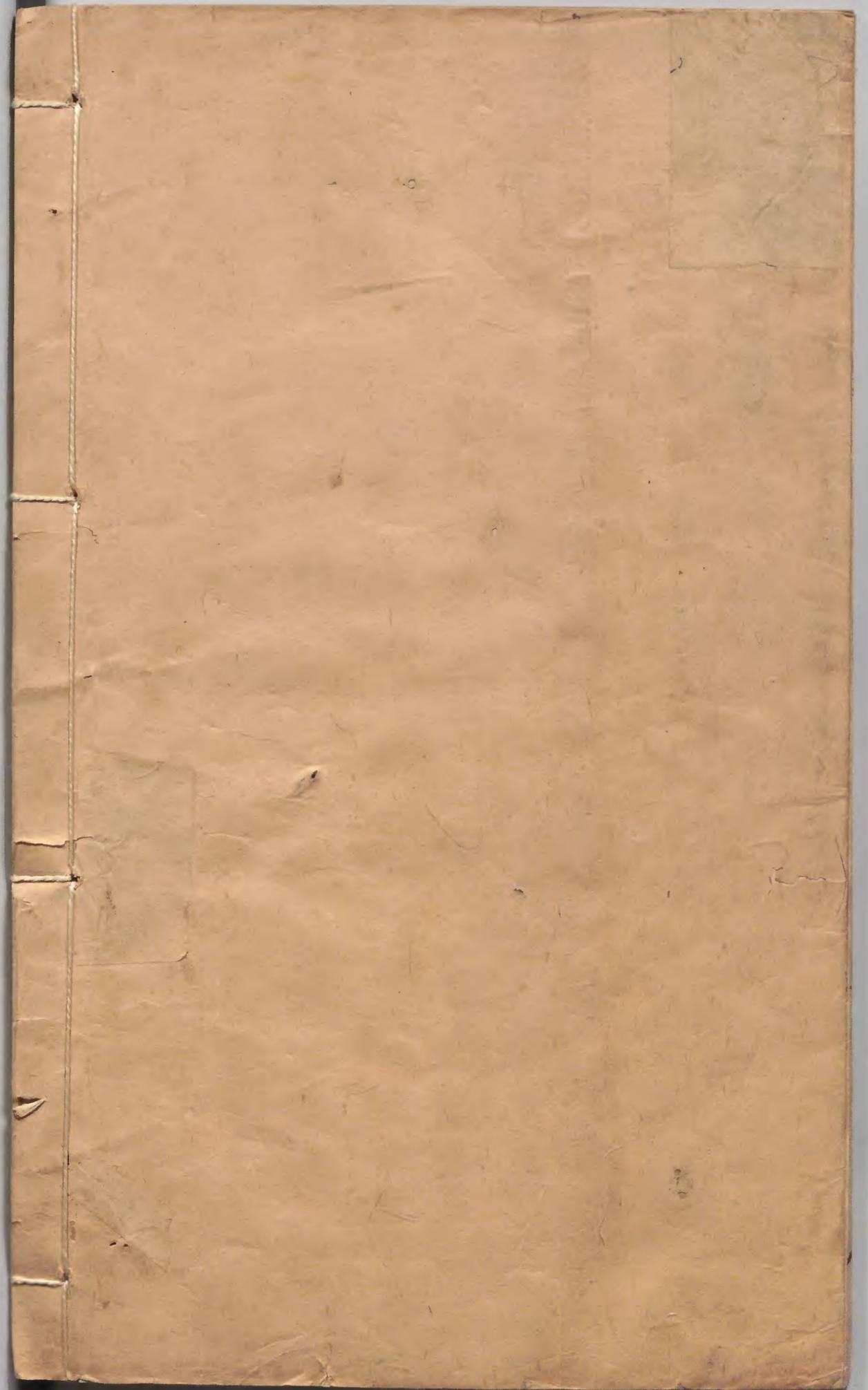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姚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然而非野也

吹阿指前以不指阿指為乘與也靜風也動則
皆指之吹而吹靜指而不為真吹真指也
亦我無以言指靜與指動而靜之而動之
無大風無之莫吹其吹也非本以言吹也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四



二十子全書

第六冊

列子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6)
函號	田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五

明新安吳勉學校

殷湯

殷湯問於夏革

讀作棘下同

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

古初無物今惡

平聲

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

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

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

平聲

知其紀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

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因問革

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

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音煙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

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瓜氏練五色石以補其

闕。斷鼇敖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恭工氏與顓

專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

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

百川水潦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

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

紘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橋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杲珠玕干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上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陟畧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暫峙後焉。反

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四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魚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有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僊僥堯國。人長一

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綱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丙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去聲下同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摩蟲。

名曰焦螟。民氏羣飛而集於蚊睫。節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式皆恣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鯢多且豸。文命普弭三切俞師曠。方夜擗的耳俛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齊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並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抽。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琤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

鷓渠鵠浴不踰濟上聲貉聲踰汶則死矣。地氣然

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

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

以識其同異哉。太形形即王屋二山。方七百里

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

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

不能損魁父音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音置

土石。雜曰。投諸渤勃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

孫荷去聲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本運於渤海

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視。跳往

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

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

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

曲智叟亡無通以應操平聲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

一厝措下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

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

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

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

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

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

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

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天

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繪秦續曠

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

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

知際畔之所齊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

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

山山名壺領狀若甌丹瓠垂頂有口狀若員環

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憤臭過蘭椒味

過醪牢醴里一源分為四埒劣注於山下經營

一國亡無下不悉偏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上聲幼

儕柴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木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

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洛亡衰老哀苦

其俗好去聲相携而迭謠姚終日不輟音饑倦

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星沐

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

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暮其國愒倘然自

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兵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

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

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

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

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

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

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

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鞮葛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木之國。其長上聲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人之國。其親戚死。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

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

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鈞。荆蓀龜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音且音子之弋也。弱弓纖繳勺。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上聲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

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平聲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戶。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腑藏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之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去聲。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

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

非絃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音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澧里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無通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櫪利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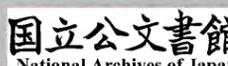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

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煙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進下之，問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扶領迎上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實于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折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帝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

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狄之飛鳶^淵，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骨，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寅，古之善射者，殼^構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

告我。昌以鼈^利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侵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平角之弧^胡，朔蓬之箛^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府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



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趨。平聲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

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去聲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險原隰

失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匿嫌殺丘邴丙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鉉芒鏑岳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雞鈕也。來丹之友申他駝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

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呼麥反。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

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益。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昆。鍬吾之劍。火浣緩之布。其劍長尺有咫。和練鋼剛。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
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
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
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
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
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
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
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

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

而人子利。朕衣則裋署褐。食則粢茲糲賴。居則

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去聲錦。食則梁肉。居則

連櫪利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

朝諤然。有敖去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

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余無

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

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

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

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女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室之溫，進其菽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印。乘其^必輅^路。若文軒之飾，終身迨^由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塔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九

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矩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勾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去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上之。遂召管仲。魯歸

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去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平聲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

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
 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平聲兩可之說。設無窮之
 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
 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
 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
 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
 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
 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
 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

生有矣。然無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
 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
 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
 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
 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
 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
 奚不為去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
 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臬由人。我乎汝乎。其弗
 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丙之。俞氏曰。女^上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抽生非

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鶯^郁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無若何。老聃^丹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

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志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無通下同。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洛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誰能礙之。墨尿眉音蟬單去聲至音啾。啍玄上聲。慤夫。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媼魚略。反斫勺。便僻僻。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蒿。怗窳平聲。情露遺。讓棘。極翠。凌。詈。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綿媵媵

誣綴諉偽。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諂仄。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

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其貌不一。而

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倮軌倮成者。倮樵去聲成也。

初非成也。倮倮敗者。倮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

生於倮倮之際。昧然於倮而不昧然。則不駭外

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

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

目塞耳。背坂汎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

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

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鐸音人情。

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

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

而亡無。喪去聲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

而亡通。喪下同。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

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讀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嗣惡肉，可得而食。駑奴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箠笞而立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

讀作暇

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

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

乃與嚮無子同。巨同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平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列子冲虚真經卷之六

列子卷之七

明新安吳勉學校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

之相去聲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去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星上聲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

昏老幾平聲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朱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去聲十數年之中。迫由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亡無通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洛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洛不能自肆於一

時重囚纍

音上聲

桔

音谷

何以異

音異

哉

太古之人知

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

所好

去聲下同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

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

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

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

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

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

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

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

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

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當生。奚遑死。後楊

朱曰。伯夷非亡

無通下同

欲矜清之郵

尤

以放餓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

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

矩下同

於魯。子貢殖

石下同

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

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

音煙

在。曰。可在樂

洛

生。可

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楊朱
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
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
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
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
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音晏
遏
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
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
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

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
嗅曉用
反謂之闕顛瘡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
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
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
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
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
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
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

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意之亦可，露之亦可，衣^{去聲}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去聲}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去聲}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去聲}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今麴}成封，望門

百步醴^里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吝室內之有亡，^{無通}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洛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媵，^{阿挪}者以盈之，方其^聒於色也，屏親昵^暱，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怯，鄉有處子之娥姣^絞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矯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惟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

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敗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暫

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茲家累雷上聲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去聲下同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武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孕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

儲及其死也無瘞意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其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

惡俱去聲

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

樂洛

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

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

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蹙，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上聲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古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駢^玃。眦^低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弗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名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

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

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去聲筮重上聲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

羊，舜荷蕘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平聲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

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平聲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瓜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

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去聲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去聲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平聲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

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_音倦_音急。一朝處以柔毛。綈_音提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_音寃_音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麋_音肥去_音。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_音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_音。夏_音奧_音室。綿纊_音。曠_音狐貉。

顧其妻曰。負日之暄_音。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_音莖_音。行芹_音勤萍_音。頻_音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_音折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_音平_音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_音如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

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郁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俗卑辱則憂苦。憂苦通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去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之七

列子卷之八

新安吳勉學校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

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去聲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魁曰。所爲

問道者爲去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疆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去聲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狐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去聲其君以玉為楮去聲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

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去聲士乎？鄭子陽即令平聲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附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洛。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

人之言。此吾所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去聲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去聲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

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月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煙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舍讀作釋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節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

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

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
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
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
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
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
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
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志之水且猶可

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
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
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淄茲澠寅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洛之也。故至言去上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
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稚穆子攻翟狄

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扶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敬能拓託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去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平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

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名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祝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

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洛曰。子之年長上聲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木躒徹。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丙而黃。使人

往取之。牡敵而驪。穆公不說。悅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

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去聲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棘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

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基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扶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平人聞之。聚族

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煙爲盜矣。仁將焉。煙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去財貨無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去反兩掄。擗魚而笑。飛淵適墜其腐鼠而中。去聲之。俠客相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孫。以哺之。爰旌目三哺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邪。胡為而食嗣。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

持地而歐之。不出喀喀各。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矩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象栗。莒敖公有難去。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為以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

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_對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_{當作}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恠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

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_{平聲}，操舟鬻_郁渡，利供百口，暴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

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去聲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無得喪去聲。子長上聲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去聲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去聲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

豈能無恠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平聲君使人受之。不捷截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去聲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去聲其生。安能令平聲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扶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

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恩過

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去聲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去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音虻。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器也。眾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
 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
 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家人有
 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去聲其齒。告
 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
 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
 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
 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
 鈇夫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

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

俄而相音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

立倒杖策。鋏拙張劣切策上貫頤。血流至地而

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

所屬祝反直略其行足躓至株堦坎頭抵植木

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

之市。適鬻郁金者之所。因攫郤其金而去。吏捕

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

